

外國語文 學習指南

陳 原 著 光華書店發行

前 言

陳原先生編寫的『外國語文學習指南』，雖然其中舉例以英文和世界語為主，但所提到的原則和方法，却是對學習那一種外國語都有參考價值的。現在東北——特別是關東地區學習俄文的人很多，極須各種指導學習方法，介紹學習經驗的書籍。當然，直接以『學俄文』為內容的是最好了。不過在沒有或不够多的時候，像這本書，也應該還是讀者所需要的。因此我們決定重版它，做為對日益展開的俄文學習運動，一個小小的貢獻。

書中書目篇開列的書有很多今天無法購到，以致缺乏實際的作用；國際常用新語彙一節亦不盡適合今天此地讀者的需要，就連同原書簡短的后記一併刪了。作者遠在他處，無法徵求他的意見，特附誌並示歉意！

編 輯 印

楔 子

這幾年來，我常常收到青年們詢問該不該立即開始學習外國語的信。

一個政工同志從戰地這樣寫給我：

『我們老是流動着；駐不上個把月，又得走了。可是我們有很多時間，有時差不多整天都沒事情做。我們打算學點外國語，你以為好麼？』

另外一個却不因為太空閒了才想起要學習外國語的，他寄來了這樣的信：

『同志：我們大家在這裏討論了好久；我們覺得

在學習外國語的必要。我們提出了卡爾·馬克思的話：外國語言是生活鬥爭的武器。可是我們很忙，（雖然工作是很瑣屑的），並且還要學習必要的技術，讀些急切需要的東西；時間不容易好好的分配，並且沒有很好的書和教師。』

後來，他們終于在百忙中開始學習了，但是兩個月之後，又來了這樣的一封信：

『我們的外國語學習小組進行了兩個多月，一些人學英語，另一些學世界語；但最近卻都停頓了下來。不是沒有熱情，也不是學習上發生了嚴重的困難，而是太忙，時間沒法子抽，臨時應付的工作又多，老是混呀混的。有好幾個人倒覺得學習外國語是一件長時間的事，不如把所耗費的精神，來讀社會科學書籍好。這不曉得對不對。』

這心情，這困難，我是知道的。我曾經在戰地裏生活了好些時候；一方面——應付突發事件的麻煩，瑣屑，沒有書，沒有材料；另外一方面——學習慾望和熱情卻老是在增加。

最近，以偶然的機會，我又接觸了好些在中學裏學習外國語（英文）的青年，使我知道在這動盪的時代裏，靜的學習機關中的研究情緒。

在我的接觸中，大多數對學習外國語倒還是很認真的。但也有例外：有幾個在上英文課時偷看音樂書，或者簡直在作文。（這當然不完全是他們的過失，我也知道；這樣的生徒多半是先前所學太少，自問趕也趕不上的。）

還有一回發生了如下的對話：

學生：先生，您學了多少年英文？

先生：唔，讓我算一算，小學——我們那時候的小學是有英文的——兩年，中學——六年，大學——四年，之後——五年，噢，足足有十七年了。

學生：那麼您以為您的英文程度一定很高吧，您是英文通吧？

先生：那里；學語言學它一二十年，那是最起碼的，其實一輩子也學不『通』的呀。

學生：這樣說來，我們每個星期花幾個鐘頭上課，幾個鐘頭自修，有什麼用處呢？

這心情，我也懂得的。真的，他看見他的哥哥讀了一輩子書。到頭還不過到一個小機關裏去當科員，當了五年，連一個英文字也用不着，都忘了。這環境，這生活的重擔，誰也知道的，尤其在這動亂的時代。

有一兩年前記得在『讀書月報』上面，也有過這樣的爭論，有人說，在中學校裏何必讓所有青年們花怎麼許多的時間去學外國語呢，有人說，這是您老的淺見，去學習外國語，乃是對於他一生有用的呵。結論也許是折衷的吧——總之是：原則上，外國語是應該學習的；但事實上——可以酌量變通。

如果拿這兩句話去回答我的讀者所提出的問題，他一定不見得高興的吧。什麼「原則上」是這樣，什麼「實際上」又是那樣的呢？這還不等於在官廳裏做文章麼？

因為有一回被人當面的逼迫着要回答這問題，我就祇得考慮了好半天，結果提出了我自己的私見。我首先對他說：

「這是我自己的意見。請你不要瞎相信。我祇是這樣想，也許你有另外更好的想法，那你就依你的法子。」

照我看，如果你是在學校裏的，——對不起，我不打算在這裏討論中學校應該不應該有英文，這個問題留在下面再說。——那你就沒有一點理由不去認真學習外國語。第一、因為你的時間表已經給排上五個鐘頭外國語，並且這也不是撈什子，卻是「生活鬥爭

的武器」。第二，你的生活可真舒適之至，你一點不需要流動。你老是靜靜的躺在那兒，學習是你唯一的工作，是你唯一的生命，你沒有理由不去學習一種使用武器的方法。第三、你有足夠的時間呀，要是你馬馬虎虎的學，你也就已經花了那麼多的時間，幹嗎你不認認真真呢？第四、你的水準也許比人家低，但那有什麼要緊？多用功一會兒，你也許慢慢就追上並且超過他們了的。

如果你在部隊裏工作，生活太流動，工具不容易獲得，而且你太忙了，或者你還有別的更急需知道的東西，那麼，你不必懊喪於沒有學習的機會。「資本論」的作者是到五十歲的高齡，纔開始學俄文的，吳檢齋——承仕——先生也是到了五十多歲纔開始讀新社會科學的書籍，你還年青，儘有機會學習的。

要是你有興趣，有工具，並且有時間，或者總可以擠出一點時間來，那即使是在流動的生活中，也無妨開始你的學習。萬一中途因為戰鬥發生，中止了你的進度，其實也不必愁苦，外國語固然是鬥爭中的武器，但我們面對着的却是那麼殘酷的敵人，參加着的又正是那樣生與死的決鬥，不是比這更重要麼？

如果你在後方的機關裏做事，你覺得對外國語很

有興緻，晚上也沒有必要的應酬，與其每天出去躑躅，其實也不如在家裏學學外國語。

如果真沒有這興緻，——不可不知道有些人對於語言，真是一無辦法的——那麼算了吧，還是省點時間讀些你愛讀的書，這也許更有益處。近來譯出的書也不算少，頗有份量的書也有好幾本了。

這樣一來，你一定說：這本小書的作者倒也奇怪，勸人不要學外國語的呢。

其實並不希奇。中國給人家的大炮打開了「自守」的大門以後，這纔有了方言學堂，來傳授製大炮的國家的語言。俄國在農奴制度下面，「上等人」——那些領有無數「活魂靈」和「死魂靈」的士女們，老是不說俄國話，卻去學習法國話。我們這邊其實也有以滿口英語爲榮的士女們呢。到了資本主義社會形成，英美德法列強進入新的階段，外國語的學習這纔成了必要。在蘇聯，二次五年計劃以後，大量的外國語研究班、學校，函授學社，和俱樂部，紛紛設立，並且提出『外國語到群眾中間去』的口號。試想那環境，那物質條件，這一切就毫不希奇。

那麼，我上面對一部份青年，勸他暫時不學也不要緊的話，其實也是並不希奇的。

巨人和外國語

學習外國語的目的，是要把握這一種武器。並不希望也不可能希望每一個人都成為言語學專家。——甚至言語學家這個字也不確當，你儘管可以不精通外國文，但對語言理論有所闡發的，你還是一個不折不扣的言語學者（Lingvisto）；要是你對理論沒有興趣，卻懂得好幾國語言，那你就變成一個『懂得幾國文字的專家』（Polygloto）了。

你說，凡是一個偉大的學者，他總是個你所說的『懂得幾國文字的專家』呀，這倒沒有錯，但也只對了一半。卡爾——這是偉大的，但不是因為他懂得幾國文字，却是爲了他的學說。——他，在中學時代就已經能够自由閱讀和翻譯希臘文和拉丁文，他能用古典英文爲『紐約論壇報』寫專論；他能用古典法文駁斥蒲魯東的『貧困的哲學』，寫了一本『哲學的貧困』，法國學者也不易發見需要改正的地方。他也能讀意大利文俄文，和西班牙文。

但高爾基——他是偉大的，希世的奇才——卻並不精通任何一種外國文，但這無妨於他成為世界近代最偉大的作家。

用俄文讀戈果里，普希金；用德文讀哥德，海涅；用英文讀莎士比亞，拜倫；用法文讀莫里哀，羅曼羅蘭，用西班牙文讀西萬提斯，用日文讀夏目漱石，這自然是好的，並且是一種快樂；但却不能希望每個人都能如此，通一兩種外國文，已算是有了很好的武器了。

在中國，大抵有地位的偉人都懂得一兩種外國語，這是中國文化環境太壞了的原故，並且在現代中國，這些人就大抵有介紹新思潮的任務。

魯迅翁，譬如說，他是懂得日文和德文的。他從這兩國文字給我們介紹了法捷耶夫的『毀滅』，戈果里的『死魂靈』，潘特萊耶夫的『餓』。但他的偉大，却並不僅因為他是一個介紹者，而因為他是中國文化運動上最英勇的戰士。

從那兒開始？

那麼，要學外國語，應該從那一種開始呢？或者說，該學那一種呢？

在學校裏，除了幾間特別的以外（譬如同濟大學教德文，中法大學教法文），差不多都以英文為第一外國語。中學裏幾乎除了英文並沒有第二外國語。這

制度早已被人討論了好些年頭。有人以爲現代語——英、德、法、日、俄——應該在中學校裏取得平行的地位，即是說，讓學生隨便選一種，有人說，英德法三種就夠了；也有人以爲在大學，無妨隨意選擇，在高中可以分組，在初中最好教世界語 Esperanto。在語言的觀點上，後一種意見倒是有它的價值的。

一個教育家六年前用「任琦」的筆名寫過一篇題作「理想的外國語教育」的論文，裏面他說：

『在實行上不可不規定：每個學生有任選英語或法語作爲他的第一外國語的自由。換句話說，這個學校以英語爲第一外國語，那個學校以法語爲第一外國語的辦法是不行的，或則這一年始業的一班學生學英語，另一年始業的學法語的辦法也是不行的。總之，要以各個學校或學級爲本位而作強制的規定，在各級學校裏，每一個大學必須有英、法、德、俄、日五種外國語課目，每一個學生必須選讀兩種，而其中的一種又必須是英語，或法語。在高級中學裏，每一個學生只學一種外國語——英語或法語。在初級中學裏，英語或法語的課目都不必有，只要教一種與英、法、德、俄語同宗的 Esperanto。』

其實蔡元培氏也是這樣主張的。任琦先生更舉出了理由來：

『1. 中等學校既然有了初中和高中兩個階段，初中學生的學科當然不盡是升學高中的預備。

2. **ESPERANTO** 是學習外國語的梯階，這是中外一致的定論，在英國曾經作過好多的實驗，在事實上證明了它的確實。

3. **ESPERANTO** 不僅是一種優美的語文，並且因為它是不屬於某一民族的世界語，是有一種超越於文字以外的價值的。』

但這當然祇是一個學者的理想，今日的學校，還是以英語為主體的。如果想在英語以外學點什麼，或不是學校的生徒想學外國語的話，世界語 **ESPERANTO** 倒是值得學習的一種。

直到近來，還有一些人反對學習世界語的，他（們）唯一的理由是世界語還不通行。他（們）錯誤的根源，是在於把 **ESPERANTO** 當作「世界的語言」，而不知道它實在只是一種「國際補助語」（*Internacia Helplingvo*）。

原來中文所譯的「世界語」，本來叫做 **ESPANTO** 的，是波蘭醫生 L·柴門霍夫在一八八七年

創始的人工語。**ESPERANTO** 這個字祇是「希望者」的意思，創始者「希望」以此爲達到世界大同的手段。「世界語」這名字，是沿用日本初期的譯法，日本現在也用音譯「エスペラント」了。

在語言發展上，它是一種資本主義進到帝國主義時代的國際補助語。在理論上，它是吸取了歐洲近代語的精華，有機地給以人工洗鍊的語文。在實踐上，它有了五十多年的歷史考驗，有過東西五十餘國人民廣泛的使用。在語言藝術上的優越性，已不成問題。世界語者許壽裳說：

『世界語是作爲新時代精神建築之一部而產生，並且獲得了不可搖撼的發展基礎，這也是不成問題的；世界語能引人進抵廣大的知識領域，特別在自由的國際通訊裏給人以獲取活的知識的可能，這是全然用不着疑惑的。魯迅、高爾基、巴比塞、羅曼羅蘭、秋田雨雀等，都一致地給世界語下過確切的評價，這是用不着爭辯的。』

世界語爲什麼是學習別種外國語的階梯呢，因爲它吸取了現代語的精華。你懂得世界語的「格」——**Nominativo, Akuzativo, Motivo**（主格，目的格，動向格），你學德文或俄文時，就不會驚訝那名

詞格的變化。你懂得世界語 de 的用法，那你學英文 of，學法文的 de 就不感困難。至於字彙的相同（和各民族語字彙有許多相同或相像的，例如 Tablo（桌子）和英文的 Table，Libro（書）和法文的 Livre，domo（屋子）和俄文的 dom，Verko（作品）和德文的 Werk，）那已不消多說了。

世界語容易學習麼？容易的。這因為（一）它發音固定，不變音，無例外，重音（Akcento）有一定位置。並且——它有法語的莊穆，意大利語的活潑，和西班牙語的美麗。（二）造字靈活，接頭語和接尾語有一定的意義。（三）文法簡單，一切合乎邏輯。可是語言却仍舊靈活。——和基本英語把洋蔥叫做「使鼻孔出水的大根」那樣拙劣的表現法是絕不能相提並論的。

一定要先學世界語麼？不，不是那樣說。我是說，世界語是學習外國語的階梯。

法 語

高爾基勸人學法語。他說：

「一般地說，我對於巴爾扎克，法朗士作家們用語言描寫人物的技術，把人物的對話描寫得

活靈活現好像耳朵聽見一般的技術，對話上最高的完成的技術，總是忍不住驚嘆的。』……『所以我勸青年作家學習法文，以便從原文中讀這些偉大的巨匠，學習他們的言語的技術。』

——『我的文學修養』

法語言節嘹亮，一聽就覺得悅耳。舊俄的士女通常都說法語，正如我們的洋場潤少之說英語一樣。不但舊俄，前個世紀的知識階級是大抵說得滿口流利的法語的。在目前外交界中，通常也是用法語。（最近的情形頗有例外的）所以現存的外交術語，大部份是法文，這些術語，在近代語的文章中，直接引用，不再聲明（或僅用斜體字母）。例如：

Coup d' Etat (苦迭打，政變之意)

Chargé d' Affaires (代辦)

Rapprochement (親善)

如果要讀文學藝術作品，或者做外交通訊方面的工作，學法語是必要的。

英 語

英語在中國很通行，又因為英美同用（雖有小異），勢力很大。英語的文法是近代歐洲語中最簡

單的一種；雖有變例，但還簡易。名詞的格的變化很簡單，差不多叫人意識不出來；數與性的變化也還算有規律，男就是男，女就是女，斷不會硬叫鉛筆爲男性，書籍爲女性的。發音却着實不容易，重音沒有一定位置，而且母音子音的變例太多，例如母音a可有七八種的讀法，常常叫人頭昏眼花。但因為在中國的歷史已久，流傳既廣，接觸又多，隨處可以碰見師友，所以也並不怎樣特別困難。

英語在商業界頗佔勢力，文學也因為歷史長，有很多世界性的作品。在這一世紀，則因為美國的興起，英語的位置就更重要。大抵學習的時間可以比法德語稍爲短一點兒。

德 語

至于德語，在科學界中它是霸主。你要研究科學，德語是少不了的利器。無論在哲學、自然科學，應用科學，德語都給你不少的便利。希特勒黨徒的焚書，只是一時的黑暗，掩不住德意志語的光輝。

德語的發音，比之英語簡單，有規則，有條理；可是文法却複雜得多。格、性、的變化，是爲學者所頭痛的，還有許多因慣用而來的字義（或短句意義）